

《三腳馬——鄭清文短篇小說選》，也在稍晚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，如果說這是他寫作歷程中難得掀起的「轟動」，恐怕也絕不為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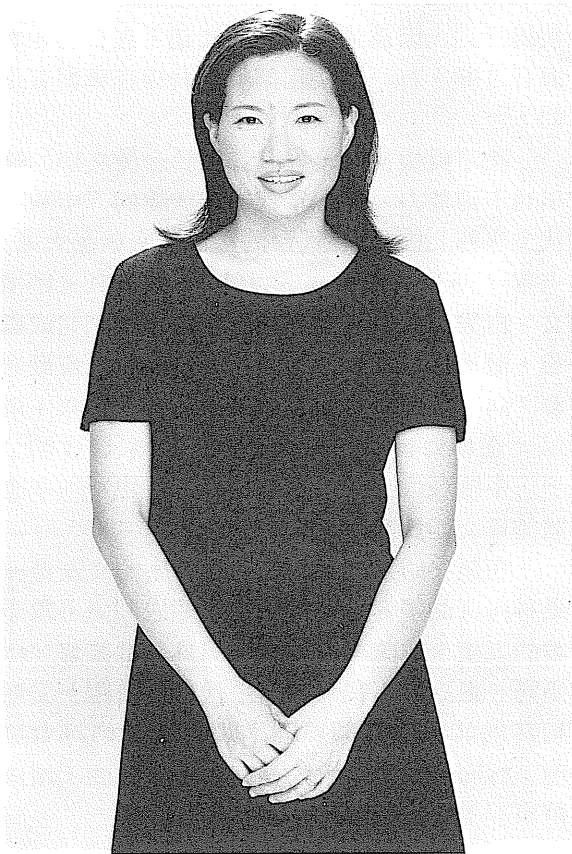
鄭清文的小說向來不是寫意的潑墨，而是苦心的工筆；從來沒有濃郁的色調，而是淡謐的白描。一般讀者如果流連於戲劇性的衝突場面，習慣於臉譜化的人物刻劃，往往不易領略他的藝術況味。鄭清文自陳相當服膺美國作家海明威的「冰山理論」，執著於保守、含蓄、淺說即止的小說美學，認為水面下占八分之七的「意義內核」，是小說表裡看不到的。這種節制到全然內斂所作出的小說，讀來或許令人覺得不夠刺激，但是對於耐心、用心的讀者，作家提供的是最為深邃的人生意義。就像齊邦媛教授在《全集》的序裡所說，在文壇震耳欲聾的性與暴力作品之外，從鄭清文作品可以聽到「一些寧靜、溫和但是持久可信的聲音。」

樸拙固是一種美學價值，但在淡漠的敘述姿態、小品的形式剪裁、慢嚼方覺有味的情節安排下，鄭清文的作品一樣具有深刻性——齊教授獨到的見地，提示的正是這個道理。舉例來講，關於日據末期的「皇民化」效應，當時已有不少作家著力於此；不過鮮少有人注意到，鄭清文的〈三腳馬〉、〈報馬仔〉等作，同樣以他獨有的平淡筆墨，描繪出那個時代台灣人精神受戕後的扭曲性格。

面對未來的寫作，鄭清文曾經表示，戰爭結束前後的時代故事，特別是外省文化對本省文化的衝擊，似是一個猶待開發的寫作處女地，所以他會將部分心力投注於此。至於可能的成績，我們一點都不需要擔心，因為就像作家李喬說的：「他是定根成長於台灣舊鎮的一棵大王椰子，以傲天之姿不斷茁長壯大；落葉繽紛，其姿態與影像將會永遠存在天幕之上，也活躍在不同世代的人們心田上。」

讓我們安靜地，等待鄭清文的下一次「轟動」。（胡衍南）

歐銀釧： 聆聽邊緣的聲音



歐銀釧提供

一場因緣際會，促成了台灣第一個監獄寫作班，以及第一本監獄文學合集，並因而豐富了許多人的生命，這是歐銀釧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事。

九五年夏天，在晚報上寫專欄的歐銀釧，收到一位受刑人的來信，裡頭述及入獄前帶女友夜裡賞花的經歷，那動人的情境促使她寫成一篇小小說。翌年，幾位音樂家巡迴演出，邀請她回家鄉澎湖，做文學與音樂的對話演出，

在澎湖鼎灣監獄的一場，她朗誦了那篇小說，深深獲得受刑人的共鳴。於是九七年再到澎湖文化中心演講，鼎灣監獄受刑人紛紛表示希望聆聽，典獄長廖德富便前來錄音，並帶著手製的天人菊紙花，邀請她開設監獄寫作班。

澎湖、監獄、故事、花，這幾個元素的幾番糾纏，讓歐銀釧接下了這個任務，她邀請多年老友：報導文學家張典婉、詩人沈花末、小說家呂則之，一同參與，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，澎湖鼎灣監獄寫作班正式成立。

沒有經費，得自理機票。多半是一個禮拜上一次課，歐銀釧一清早飛往澎湖，下午再回到臺北工作，雖然辛苦但卻十分值得。她以活潑生動的方式教學，輔助以幻燈片和音樂，和他們談心，分享閱讀的喜悅與寫作的快樂，而學生們學習得相當努力認真，反應格外熱烈。喪失了行動自由，受刑人格外渴望心靈自由，文學抒發並穩定了他們的情緒，也沈澱且釐清了他們的思想，原以為遙不可及的文學，卻成為最貼近自己的語言，他們嘗試用樸素真誠的文字表達自己。

「寫作是一種心理的自我療傷和發現的過程」，歐銀釧發現，寫作和學歷無關，而和生命經驗與情感心靈關係更密切。這群來自社會底層、教育程度較低的學生，生命經歷過巨大波瀾，並因不受制式教育的束縛，思想天馬行空，作品表現出的生命韌度很強，讀來格外令人感動。這段期間，她常以明信片給予他們溫暖問候，九七年年底，以師生短句搭配澎湖采風文化學會攝影作品，出版了《來自邊緣的明信片》，作為寫作班的經費。

出書帶給受刑人成就感與被接納的感動，學生們更努力寫作，更勇於投稿，九八年七月再出版《來自邊緣的故事》，上網連載後獲得社會大眾的熱烈迴響。同年九月，桃園成立了第二個監獄寫作班。歐銀釧陸續收到其他監獄受刑人的來信，而一些已服刑完畢的學生仍在

持續寫作，並表示希望繼續上課，面對其他監獄提出希望開設寫作班的要求，她由於個人時間有限未能答應，但認為文壇有許多熱心朋友，常義不容辭地慨然相助，甚至主動表示願意講課，應可結合當地作家之力，開設更多的監獄寫作班。

初始因為感動和熱誠，卻讓歐銀釧的生命經驗獲得延伸，菜販、油漆工、捕魚人、紡織工、遊覽車司機，她的學生各行各業、遍佈全省，她讓文學藝術走進他們的生活，而他們常迫切地向她訴說心聲，邀請她體驗自己的生活。歐銀釧的生活更忙碌，工作量更多，然而她卻說，無意間獲得了這麼多珍貴真實的生命經驗，自己才是最有福氣的人。（莊宜文）